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鬼神傳

第四回 路逢白骨 脫衣遮蓋 因功上奏 以顯後裔

話說廣東廣州府屬，姓蔣，德其名也，表字芝連，婚娶唐三姑。男長三七，女長二九。雙親喪，葬墓六年，未嗣。其妻淑德貞良，夜間描繡與夫伴讀。風光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其時十載，亦無男女。三姑謂大曰：「妾和君家夫婦十載，並無所出。想別人夫婦，亦有三男二女。尤恐前生之過失，以致今生折乏，不自決也。細思世人，多有朝不能顧暮，亦是綿綿夫婦。妾見君家田產非少，金銀豈缺，書云：『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；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。』我想善由心作，惡由心造。不若積福修德，以遺子孫，乃為長久之計。自此我夫妻二人，亦要行些好事。不若逢寺觀佈施齋僧，逢廟宇恭祝長明。倘得上天見憐，賜夫廣嗣，宗祖有賴矣。夫君意下如何？」德答妻曰：「妻雖女流之輩，尚有見識深廣。夫讀聖賢之書，尚未覺下此意。今得妻言，豈不如意哉。」自此之日，齋僧佈施，廟宇明煙。不覺又是十年，亦是如常。德一日自思謂妻曰：「雖則齋僧佈施，廟觀煙油，亦無寸功，此事無適用財，功德非用力乎？俺想世事一福、二運、三風水、四積陰功、五讀書。欲報宗功，除是勉力而為之。夫讀聖賢之書，數十年來亦不能進步，枉受寒窗，不能報答宗功也。亦是徒想而已，不若丟書無讀，尚作榮生雲遊四方。常行惻隱之心，仁義廣施，豈不美戰。」自此出門，亦非徒名徒其利乎，無非為走四方，常行惻隱之心，見孤寒而憐憫，見貧乏而斬周。

忽一日身至荒丘，只見白骨交加，自謂云云：「何得常行惻隱，目睹白骨縱橫。」沒奈何將自己身上脫下一領白衣，與骷骨遮蓋，用石責住四圍。其時忍著悲憐又走，不覺天色已晚，未近人間，尚隔七八里路，方能得到市肆，尋歇安身。不期路逢一鬼，身穿白衣開言謂曰：「這等夜深，君欲何往？」蔣德答曰：「欲住盛處投歇。」鬼曰：「幸逢與汝同路，如此與君作伴得其幸也。人言此處土名叫做大砂墩，乃亂葬之地。人言鬼魅甚多，幸逢作伴，事有緣由。請問君家高姓預聞。」德答：「弟姓蔣名德，表字芝連。廣府人也。兄台姓字指示晚生。」其鬼答曰：「弟本姓楊字以明。亦是同屬人也。」德曰：「兄到此處居於客旅多年？」鬼答曰：「弟離家三載，只是客帳未清，尚未回家。昨程途得遇一故人，與我一紙家書，帶回本籍，交男楊三有。聞折兄亦鄉旋，不若轉付兄台帶回。」德答：「謹領。」其鬼又囑：「千里家信，幸勿遺失。」其鬼又言：「上古有道：『水上有舟君莫渡，身中無伴勿單行。』」如是同行同論，不覺就是村莊。兩家相別。其鬼又囑：「水上有舟君莫渡，身中無伴勿單行。緊記緊記！」其鬼又云：「人道有鬼汝可信乎？」德答：「人有萬丈豪光，鬼無一撮之地，焉敢近乎？」鬼曰：「你既不信，我明明是鬼，汝可信乎？」「我再不信，你既是鬼，何不作一顯現，我盡信之。」其鬼作一陣風，就不見了。德到市肆投宿，心疑可信。

不覺又是明朝，再作行程。身至河邊，將欲下舟。偶思其事，鬼說云云，心中大疑。方欲回轉，其渡已去。船到江心，忽起一陣魅風，眾人驚駭，欲要下帆不能，以此是舟淹沒。傳說回來，蔣德以知其事，方知其鬼盡信。蔣芝連此亦回家與鬼帶得音信一紙。訪覓楊三有交回一紙之書。將途中遇鬼之事，說了一遍。那時楊三有將書拆看，方知其父被人謀死。一家大小父母妻兒嚎陶大哭。那時三有雙膝跪在地下，懇求鄰叔帶往荒丘，拾父骸骨，歸家安葬。喪至三旬，延請道師，功果啟亡。其文書上奏道：蔣芝連一帶功程，方超父魂回鄉。玉皇查究，蔣德情由，實是無子。念其夫婦積善，妻能喜捨功德，夫行惻隱之心，婆婆宇有世間者稀。即注一子與之，以儆世人行善積德之報。其子日後丹桂標香，以接蔣門宗族，永為後裕。此所謂鬼得人恩，人得鬼護，兩下不虧。